

走私的药品、无证的美容师

警惕微整形变“危”整形

所谓“进口药品”多是走私入境的“水货”甚至是“三无产品”，“资深美容专家”可能是无行医执照的“7天速成班学员”，“VIP诊室”是居民楼里连消毒设备也没有的小隔间……

近期，上海警方会同上海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开展深度排查和集中打击行动，捣毁2个非法经营走私入境医美产品的犯罪团伙，查处60余家无证医疗美容诊所，再次暴露医美行业一直存在的“黑药品、黑医生、黑诊所”问题。

800多元购入2400元销售
有些是“三无产品”

2019年1月，美容院老板钱某结识了一些医美产品卖家。这些卖家有的来自广东、河北等地，有的是国外的，都称能大量提供玻尿酸、肉毒素、水光针等产品，价格便宜。钱某从这些卖家处大批购入医美产品和医疗器械，在自己的美容护肤品网店上高价销售。

以某品牌玻尿酸产品为例，钱某以一支830元的价格购入，以2400元的价格销售。一年时间里，钱某及其同伙卖出20余万支(瓶)医美产品，涉案金额3400余万元。

另一个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用同样的方式非法销售各类医美产品达3000余万元。国家对于医疗美容的药品、器械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据了解，这些非法走私入境的医美产品，部分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不法分子走私是为了偷逃关税；还有相当一部分货品未获国家批准进口，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药环侦支队大队长陆琦介绍，这些医美产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流入国内，一是在口岸通过背包客“人肉”夹带，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入关，再分发到各地；二是以“代购”等方式混在物流包裹内，从境外寄递入境。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药环侦支队支队长喻檬介绍，医美药品有严格的运输、储存要求，一般都要全程低温冷链，但这些走私药品的运输、存储和保管都不符合要求。即使是正规厂家的产品，也有可能被污染、失效甚至变质，存在极大的风险。



新华社发 王威作

低廉的价格和“说打就打”的便利让非法微整形生意兴隆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需要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等。但记者调查发现，从事非法整形业务的人员大多没有专业医学知识，也不具备医美执业资质，有的只参加了几天的“速成班”。

犯罪嫌疑人王某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护士，看到医美行业的高需求高利润后，她辞去工作，经营起了一家美甲店，很快收入比之前“翻了七八倍”。

王某到案后交代，美甲店只是门面招牌，真正给她带来巨额利润的是隐藏在美甲店内的微整形业务。王某的微整形场所就隐藏在美甲店二楼的一间小屋内，房间里没有任何消毒设施，仅有一张普通按摩床，地上凌乱地堆放着数十种医美产品，而所用产品

都是从非正规渠道采购的走私药品。

在正规美容整形医院需要三四千元的医美项目，在王某这里只需要一两千元。低廉的价格和“说打就打”的便利让美甲店生意兴隆，而王某曾经的护士身份更是成了获得客户信任的“招牌”。

王某说：“很多顾客根本不懂医美注射与日常肌肉注射的区别，我曾经的护士身份让顾客格外信任。”当一些老客户自己携带各类美容针剂交给王某进行注射时，王某收取五百至八百元的“服务费”。

按规定，美容针剂注射必须由具备医生执业资格的整形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生在安全、卫生的环境中进行，必须使用国家药监部门许可的医美产品。一些藏身于居民楼的美容院、美甲店等让不少贪图方便、低价的爱美人士“颜财两空”。

医疗美容纠纷维权难 整治非法医美需多部门联动

据了解，在“黑诊所”发生医疗美容纠纷后，就诊者普遍存在维权难的问题。很多“黑诊所”一旦被查，往往换个地方“另起炉灶”。

记者调查发现，医疗美容行业由于涉及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管理部门，容易出现“七八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小草帽”的情况。喻檬认为，整治医美行业乱象，要强化各部门的沟通协作，信息互通，从线索发现到打击查处，不断强化行政主管部门和警方的衔接，联动执法，确保打击整治取得实效。

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龚清华律师表示，净化医美市场，一是要加强行业监管，严格按照《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制医疗美容

机构行为；二是警方和市场监管、药监等行政部门强化合作，快速、有效排查化身美甲店、美发店的“黑诊所”，整治正规美容店超范围经营。

一些医美行业人士表示，现在大量天花乱坠的医美广告让很多人盲目整形，忽视风险。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对医美广告加强审查，避免夸大、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郭树忠教授表示，目前接受整形人群有低龄化的趋势，爱美人士应增强风险意识，不能贪图便宜和方便。“‘微整形’不是普通美容，而是手术，它和其他外科手术是一样的，只要进手术室就有风险。确有需要，一定选择正规的医疗整形医院。”

(据新华网)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他不知张居正究竟想要怎样，会弄何等的套路惩治他，心中猜详不出，故每日愁眉苦脸，吃饭不香，睡觉睡不稳。十几天前，他听说扬州方面已把邵大侠与胡自皋捉拿起来，心里头越是发毛。他害怕邵大侠说出事情真相，自己纵然横下心来不认账，但那要费多少口舌？还不知谏审的官员会不会成心作对。这样魂不守舍的日子又过了一二十天，忽又听得消息，说邵大侠已经在扬州漕运大牢里“畏罪自杀”。他顿时心下

犯嘀咕：“这人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怎的就会自杀？”正自将信将疑，昨日又接到宫里的传信，说是李太后明日要派人往武清伯府中送年节礼。乍一听这消息，武清伯父子欣喜若狂。李太后这一举动表示，他们父子二人已彻底从“棉衣事件”中解脱了。因此李高便向父亲建议，为了冲冲府上的霉气，干脆趁姐姐送年节礼之机，把京城里的势豪大户请一些来，让他们目睹“送礼”的盛况，好回去宣传宣传，咱李家无论啥时候儿，都还是京城里头等第一号皇亲。武清伯素来只喜欢银子不喜欢张扬，但这回确实受够了“窝囊气”，也就真的想在众人面前挽回些面子，便欣然同意了儿子的建议。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武清伯府上就已忙碌起来，到今几个早上已是一派盎然喜气。

过了辰时，被请的客人陆续到齐，来了二十多位，都是京城里头叫得响的人物，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当数镇国公朱希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里，已世袭了九代。这朱希孝为人谨慎，从不招惹是非，因此在势豪大户

中人缘极好。张居正对这位级别最高的缙绅也极为尊重，正是他的鼎力推荐，朱希孝还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辖控锦衣卫南北十六卫营兵，也算是朝廷中第一号武臣了。他的到来，令武清伯甚为高兴。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巳时一刻，忽有门子滚葫芦般跑进客堂，跪下禀道：“老爷，宫里的牌子到了。”

李高连忙出门迎接，一会儿，李太后名下的随堂太监万和就随着李高走进了客堂。一看到客堂里坐了不少贵宾，万和禁不住一愣，这些人，多半他不认识，但像朱希孝、许从成这样的显贵，他还是打过交道。他当即先朝在座的诸位勋贵抱拳一揖，然后再对武清伯施礼言道：“老大人，太后李娘娘差奴才前来送礼。”“好哇，咱闺女啥时候儿都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李伟一脸的红光，不无炫耀地说，“万公公，太后这一向可好？”“好，每日还是抄经念佛。”“咱那小外甥呢？”“小皇上除了温书习字，还要阅读各地奏本，处理军国大事，每天忙得很啊。”“啊，闺女给咱捎话儿了吗？”

“捎了。”万和拘谨惯了，回话极有分寸，“李娘娘要你老人家保重身体。”说罢，唤过随他前来的两个小太监，将一个礼盒儿抬到客堂里当场交付，然后领了赏钱辞谢回宫去了。万和一走，客堂里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第一个起身离席，摇着臃肿的身躯走到礼盒儿跟前的是许从成，他绕着礼盒儿走了一周，煞有介事地感叹道：“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你们看看，大凡什么事到了节骨眼儿上，还是亲情为大吧！”

许从成这些加塞儿的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这是暗指“棉衣事件”。于是，客堂里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有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想搅和皇上家里的事，这真是自不量力。”“别看皇上小，李娘娘又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头亮堂得很，心中判得出忠奸来。”

“今年的子粒田征税，咱白掏了四千两银子。”“我呢，我还不是不一样，碰到这种人当道，我也只好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别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君不闻古人言，千人所指，无病自死。”